

六百

六百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一

論十三

興亡上

此後史論七卷原本不依
年代止以作者先後為序

北齊興亡論一首

後周興亡論一首

天命論一首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

疑作關

右剪為二

國永熙西道

疑作通

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

歷歲祀既水而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北迹於唐虞周人踵武

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纒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

膺期股肱命世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

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

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時齊朝晚歸周

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畧
陳在魏正光牝鷄司旦爾朱榮乘豐內巽滔天泯夏餘燼跋扈
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
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摠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太會韓
陵類虫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疑作寶贊
之日未移畧大殲醜族然後援立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
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逼爲梗居流殞去而不入遷鼎舊鄴
國命惟新朝章國粲粲然畢舉渭南失律似鳥林之喪師洛北先
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
文襄嗣業始踰弱冠壞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群雄
內外肅清朝無批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
蟻聚彭汜於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過陽之役亮渠足馬南逝寒

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及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
如風掃籜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
天歷有在鼎祚將移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
禍生非慮首竊發爾其弗疑作夷凶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坼
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第少乏令名人望
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彛倫故多俊又瓜牙皆歸白之五心
腹盡良平之傳外靜方隅內康庶續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
泊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
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
無虞保受迄於五祝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
德以萬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內祖聽政手行剗剔躬
運矛鉞寵狎佞諛親愛九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

佐命元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濟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御杜弼
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景風流儒雅歸軌搢紳或赤族
見誅或丹頸為戮並直言竊歎斃○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
遭命淫刑以是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於僭偽受命稱帝未有
若斯之○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
令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鑒俊月體局真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
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温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
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且坐朝
諮請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簿領選舉人物蒲室
盈庭末無疑滯虛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已有之
智調疑有餘尤善當世諧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迎
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

朝也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於趨疑孽儲君繼體纒
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
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厝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
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經親位
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
陽正位事出摧道身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
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蝕之心兼天保之後
懲其淫縱不遜聲色不事宴遊孝於太后篤於昆季慎惜名
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蕃邸之舊數不盈十意無私寵
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暮歲而崩
大漸惟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
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衰哭纔及公除便

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其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
有疑和氏之疾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所棄武
成在田之日引為參軍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
相愛悅恒在卧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
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本傳作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
相父別得還恩巧逾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
愛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体停就令暫出便追騎相
尋士開作盛作福無顧憚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貪淫人
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佯擬公室富商大賈朝
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
苴姻聚波属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
澆薄邪佞愛喻兄弟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

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士無貴賤
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見不敢
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堅河清之末
長彗為災太史奏言須有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
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
性識庸近或意懷嶮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
武成卽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群王
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蕃王之內時堅隆重以士凶醜宜加屏黜
入踐青蒲謹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畧於馬
鄧士開禮於踈行長粲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
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託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
與馮子琮夫婦陷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

處高資更相貨

疑作

易擇而後授司徒琅耶王儼年甫十四

兼領憲司忿其所為切齒憤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剝朝野宴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琅邪心實去惡迹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自茲已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籍長鸞以講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筭舉世無足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聰慶賞威刑出於婢口頑嚚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枝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於早隸本是鞞工愚暗庸短僅辨菽麥與韓高之徒其持國柄宜淫肆暴甚於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遇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貨貨賂甚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恠嘆世張趙不能喻其

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

崔季舒龍逢之戳痛

幽明加以內參年少闈官之屬親狎

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爲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生自宮

闈長於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諏罕聞調護之客

便煩

毛詩

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

淫聲亂其耳目輪功德者云軒羲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

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負而已憲

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

除

疑入

將有降心士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

虎之銳歛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

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

帛之饒兵革士事民之衆齊之所蓄盡為周有不亦衰哉

後周興亡論

前人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驚疑作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但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搆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軍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頸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一作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剗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於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

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大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在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摧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臭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內之饒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也值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戒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載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左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

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尋章
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莫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
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脩改嗣位之初飾
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與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
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
淫風也寵姬四人并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
亂政也少在諸公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
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閣
皆別令臣者着守出入去未並錄其數殿 省以目相視然朋淫
於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未忽焉慘雲鞭撻朝
士動至數百背及膏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
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疑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

人粧點亦為 其所親曰爾勿輕言為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
安可害之也明年帝作相於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
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
又嘗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恩懷在濟生民之相夜夢一長大人
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甲時未至今至矣天求民
主不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則天臣非佐命猜
嫌讒慝何日云亡我皇外惣方面入司文武具與王之表蘊大聖
之能或氣或雲陰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
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
秉鈞一作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
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迴據舊一作齊累世之都秉新國易
亂之俗驅馳地豕連合縱橫地則一作通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

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與兵舉衆震蕩江山鴟毒巴庸
蚕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欲割鴻溝之地閉劔閣之門皆
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遠一作負海連岱岳而距
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洪漢佐鬪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膈英華
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閫
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
造化已來弗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音三
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
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
吟方屈箕頰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定命一作如旦如升唯
一推帝居歆創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
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於茲

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
與焉姜嫄巨跡周以與焉邑姜夢帝隋以與焉古今三代靈命
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
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
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勲於魏室建茂績一作於周朝
啓翼軫之肇炎精之紀愛受厥命陟配彼天帝載誕之始一作
赤一作神一作光滿室流於戶外上屬蒼旻其後三紫氣克庭四隣之
如鬱樓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為龍懼
而失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見
一龍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寄比丘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
通靈雅有玄識亡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又佑助
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寄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

大雙上權骨彎迴抱目口如四字聲若鍾鼓手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為主昊天成命於是乎在顧眄開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宇宙威範也可敬慈愛也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彩恐不為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使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為將不須異意待之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為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錄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跡鄴城內學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與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何如而得後歲當來觀耳謂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

有不如法便卽撻撻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寄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天道也蒙有感焉請問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億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意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言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遇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短疑情果敢推斷擁三秦之銳厲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天命論

李德林

粵若遂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音者天膺一作應
 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圖鳥篆彌謚
 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素
 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胎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歲神功積於
 文武一作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
 虞將與之而蕃育其子孫及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一作命之成
 王滅唐而封大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
 貴莫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所此一無字居一焉此則名虞與
 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表無
 窮之祚逮皇帝一作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監之職奇
 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階墀山神海靈咸燮

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一作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
 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百蠻之廣一作蠡莫之與競五常所
 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
 山越海貢賻奉賁一作贊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
 粒訓以庖厨禮樂極一作合天地之因一作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
 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邀文雅之場出入查冥之極
 合神謀一作謨鬼通幽洞微群物咸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
 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禮泉出地神
 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一作風非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整
 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
 可同年而言一作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
 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至籍勢一作世

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
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隣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
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
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何足數
乎賊子逆臣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
說謂飛鳧而為鼎若使四凶秉一作非八元之誠三監懷一作九
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妙妙識真人之出尉
迴同驅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遠天
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趙一作烹醢歷代共
僭逆凶預時煩獄吏其可不解慎哉蓋積惡既稔一作或心自絕
於道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
帝聰明群神正直耳目鑒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助一人覆育

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營也苞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
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
一德立功坐對上書削藁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
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
唯受一作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
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遇敵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
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大一作率五群而臣
漢故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群
地減半州遇愛命之主逢大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普天
乃復養喪家之疾一作參遵顛覆之軌赳赳吳鉞仍為匪民雖時
屬大道偃兵舞戚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
不滔一作諂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

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萬大直一作皆隋書本傳內自流於戶外至入司文武

五百六十五字傳中節去英華却載全文高祖別錄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一平之日自西漢士

而大罪冀南詰因見一面以與魏西併軍大

科王天亦見風火順主雖曼萊列盡此謂有苗

思之以對登仕即胡以柯鄉貢進士彭固不叔夏校正

一辭立即登仕二書

非與豈自有人之府文人之營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二

與亡中

魏武帝論一首

晉高祖論一首

北齊高祖論一首

北齊文宣論一首

魏武帝論一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震居宗廟焚燒天子播越

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勒王天下雲集初平元年後將

軍表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佃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

王匡敦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太守喬瑁山陽太守

遠賁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皆以討董卓為

名然苞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封朋觀望待時莫

論十四

敢先犯唯魏太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之師矣觀曹公明
銳權略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敢臨事決機舉
無意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顛皆云天下
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子雖復名微衆
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
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或郭嘉邢顛程昱
賈詡朱雲等或欽風長感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能之
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貞忠良芟夷叛逆神通
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种而疑作之高
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綉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
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
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滿路顏閔並居未暇存

也救弊即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只
容身欲使蕩蕩立波注而不竭颺颺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而
方雨黃葉衰而木疑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
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繫其事賴一言不合
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噐見志不可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翺
翺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
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充人而不充己豈知群
鷗不下衆雀遙驚者乎故陰未洩天下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
何夔所以帶藥楊彪由是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著而
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闔外省少自信之士良可耻也固知曹
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虫不能
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

容其怨

言

况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

重欲使庶人不識冥疑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晨聲

讎匹夫念平素殺相劬斃婁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哉

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

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下疑也則吾未知

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

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馱漢德海內分

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筭何

者爲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

國競鹿中厚自守未餘何是言也蜀先生抱英濟之器無角逐

之材遠竄荆蠻畏曹公之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襄國小

人夷風頽俗陋山川險澁異峭亟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

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塗乎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閑習

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生之舊居輕齊魯之

故俗若太伯之適吳越孔子而入九夷哉盖不得已也是知才

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晉高祖論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辛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

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興禍以取威遭遇雖殊

天命一也宣帝聰亮明允博學洽聞敏而好謀寬而能斷其未

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而不爲芻謀必履取信嚴主所

謂能臣也及勲德自隆雄猜漸著權畧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

華竭股肱於明帝忍死嘉福遂無君於冲人所謂奸臣也及內

難既平外寇司殄威力翕赫指麾風飛遂乃臨神器以徘徊戮

公族以顧望雖大業初構人望斯存若格以名臣請罪不暇歸
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在夏世行仁以
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隣國高祖以豁達容物光武
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鞠獄示李勝
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表信乞孺不與懼有陳恒之機封墓
釋囚不嫌武王之事媿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
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宋武帝論

前人

蓋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一作作未有不因
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趙之
隙漢雁奔卓之災晉田曹氏之專宋實桓玄之篡始得奮其智
力救此倒懸陳泥羿之辜問滔天之罪况劉裕天錫神勇雄略

命世不得疑思漢之謳未假從周之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
人雷動朱方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劔一呼義聲四
合蕩亡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
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
在舉西盡庸蜀北劃天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或
問前史云克敵得雋奇迹多於魏武此權一作權論乎君子曰得
雋雖多前非大敵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皇制項籍光武抗尋邑
曹公挫本初此是奇迹也至若慕容超政不在躬奴僕下品姚
泓宗枝猜貳借手於人盧循祆寇之餘譙縱新造之國因豐取
取亂何足至稱至乃潛筭樽俎之間明見千里之外揣機料日
不爽錙銖亦古之智士何以加焉但禮樂文明日不暇給垂風
邁德盛疑所未能人望不逮於建安天命乃光於魏武又問曰

棄德非道捨舊無親有宋功臣多不及嗣豈理須然乎請聞其
要君子曰且夫奸雄者非淳德之彌謀勇者乃果決之辭故昔
之同盟擬夫前敵故無材不露無心不披譬若同舟遇風寧有
隱哉及高鳥盡盡一作已死狡兔死死一作復烹其材能我之傳也我非積
行累能彼之知也思已之所行恐彼之已是以推猜內發豐兆
易萌韓彭以之趙醢劉葛由之覆然則高談堯舜之道不忍論
傑紂之行思燕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仁故尉繚畏秦王之屈
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季不出於商山嫌漢王之侮慢嚴光
潛形於草澤知劉秀之未弘有旨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
爲此句疑赫連畏逼姚民淫昏中原士庶耻爲臣妾王師衆整
頗有禮焉所以加馬攀車請住關右宮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蹤
關山重複仍有周之長世人與不取盡衆獨昔項籍見晒於韓

生宋高又失於父老其旨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為
是以項王之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以勢奪因宮室之嚴守
山河之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筭劉裕家本江南全軍
遠克未能制命夏魏號秦涼雖曰關中實是邊地鞭長不及馬
腹風末不王賈德曰貪歸受禪所愛子待歸一舉而可取卒如
其策智士哉

北齊高祖論

前人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頭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
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命朱營欲洗濯宮
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者源機者
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
遠聽之逾厲雷霆或至聞乃足踐列星聲振原疑地赤色映團

一作焦之外青立旅宿之門漢高由之自負徒以之增畏此

所謂曆數在躬推之不可去也于時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

殞于虜手節閔潔疑於兇徒義士痛心壯夫瀝血結黨求同盟

之會杖劍想勒王之師者徃徃而聚馬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

雄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余朱兆為名當時

趙魏之豪有高度本傳邕高教曹封隆之李元誠本傳元忠以諱作成

盧文緯一本崔祖禽疑等盡其死力蓋伐之傑有尉景段榮彭

樂寶泰匹婁昭薛狐迺本傳等共其奔走然後數亂常之顯

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催泥之逼萬里同心莫不

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草聲已馳於賊庭王誅欲加

命乃懸於鬼錄但犬羊四合甯距千群大戰韓陵然始得志既

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

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為芒刺之說周鄭

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汜

之悲雖表數疑相仍公怒未息紫震不可久曠丹穴難以更燠

遂應飛來之譏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剪為寇讐天下永熙

便成敵於是疆場大駭鉦鼓相聞印山之師扶一作馬搖而自

免砂苑之役跨驥馳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

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伐迴兵乃殂此並

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委曲臨不可盡

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表可謂其言也袁顧太子之言可謂其

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也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

之蠡看尉景之肱本傳喻高昂於肝膽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

也牽馬麥田不飲社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

兒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力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卽與夫嬖賈克忌苟或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神武云曰爲我蝕今死亦掩

本紀作死亦可恨

觀其和勅勤之歌哀來

可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強寇在隣姦臣不附以此爲懼也文襄克纂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真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群務網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爲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惜名器先王以之革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隄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

乃命天子爲癡人比尊名於狗脚懼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儀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决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高慎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內寢乃繫手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文宣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

禍機竊發臨事而惧驚

疑作警

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兜徒必盡

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寮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桓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勳貴自隨大會晉陽共叙衰酷神

彩英颺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
不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
歸然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夙將帷幄舊臣足使隣國寢謀
殊邦側廣况屬梁運道銷江淮家無疑周室馱關函谷封泥故
故得比柔砂漢之垂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直時實豐盈膏澤
始流菁莪已竭中山迫於漢獻高羊劣於魏文但禮樂未施冠
履不假高論王道此實多慚或問曰夏桀無道殷辛雪政舉烽
而求一笑擊鼓而飲三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者顯祖狂昏中酒而作莫不
手自支解躬行刺斫大集媿姬為笑目前廣命宗親聚塵座上
鄴城無自保之客當軒有供御之囚或醫行以罵衆寮或擘尻
以示群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歛日增長城千里仍得

快樂世以保乂豈天地不仁降災萬姓之疑將多僻適與相逢
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郡耳酒嗜音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
之說并是高談君子曰源廣者流長德盛者祚遠鷹之汰雖著
書之德在人齊袖武伐暴勝殘有大功於天地其嗣雖復失道
仍未殛於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須臾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神
武之初其多多佐命之宣應錄共匡霸圖其問文武高材畧不
世出風流名士拔萃逸群屬主暴政荒時艱路溢未有裂裳遠
竄行從近關聞者高足動心遇者曾不驚慮此復何哉君子曰
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迹理同可尋若乃色斯舉矣翔而
後集者則仲尼去衛夷齊讓國清風長流高節遠列固絕倫矣
其次則南山之叟東門之賢范蠡汎江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
機而作也亦有貞不絕俗隱不盡親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

羊酒聘之而不來四時束帛徵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過此已往何足言哉良為道素已久廉恥不追崩騰閣主之朝淪沒驕君之世何足恠乎悲夫嚴尚既歿誰與為言俗物滿塗彼衆我寡俾將來不昧知其志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三

與亡下

梁武帝論一首

陳武帝論一首

陳後主論一首

隋高祖論一首

隋煬帝論一首

兩漢辨亡論一首

秦論上下論二首

朱敬則

梁武帝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恠此天表也永

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

雄圖莫筭孤誠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

未遑後舉叫囂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疑以

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

童授首乃吊冤魂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
怨讀謳誦是逼獄訟攸歸代德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
興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未大道時小康也若尋其德音討
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其宜矣具兵號義
旗戰稱伐罪勝非已利工豈私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愧
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
靜七八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弱主尊獎漢室降及宋高
剪平偽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目然更懸兵四岳決勝
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勳不讓盛德見推備物滿庭猶非
望故晉帝今日之事本所耳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為薄德
况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大順承之
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

而不復命者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固對面理非飾詞寧知
攸攸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於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
欲令節義行於此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質
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遇銜材惑衆較武
力於羊侃示腰腹於賀琛商略儒宗取異於章句變置官品無
求於典實每事皆欲先入疑作人所唱復須稱贊父作子注君制
臣歌受佞無厭進不倦浮華道長輕薄路開以天譴為嘉祥用
妖恠為休祉聚歛俱極賞罰無章有識為之寒心群寮曾不先
覺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歸乎
若言息人是務何戶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何乎
利器不臧奸夫得志然則侯景之矣我人也仗我器也驅我人
搗我器而取雋者豈異術由上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

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的列海
 分山牢疑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弊左傳謁吳國戶
 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
 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長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折
 可不甚歎或問曰梁主不以若屋為尊紫干為貴誰欲絕愛遣
 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
 為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
 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
 未敢聞命何者武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宇懸之力不克自縱之
 資盡丁口之租纔足錙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
 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陶房而寰中瓦解况地比一郡
 國乃三分外在疑作征戎之勤內雕靡之弊加以金剝寶柱煥
 爛雲霞至于銀榜珠簾的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過往必
 來何足疑且夫惡於齊而保於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非
 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忽
 傷悔之何及

陳武帝論

前人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
 寇蕭管外奔西隣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亡
 矣但人痛既深天禍亦悔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帝身長七尺
 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傳也性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
 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
 群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玉僧
 辨於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

討賊臣故勦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
神光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捨之
伐叛形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且為仇讐暮為賓友
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也降無季
布之疑安都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義待之如釋歐
陽囚惟賢是用故得郡材畢力衆勇合威蕩徧地之橫流廓溥
天之巨祿鬱侯景於竹町執王常於草間爰其失歸瞻鳥遂止
仍以心不問舊跡不問親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
謝項王道貴能申理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
群臣輯祖疑作足以攄三瞳疑之遺憤歌萬國之夙悲既上宰
變圖假立非次晉出子圍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
易位但覺悲哉况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

於是潛謀復心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乘
旦朝旗寢夜月掃重氛於絳闕及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區宇
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勳漸茂然後繼宋
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玄分珪以揖群后美哉
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弭翌日告斬綴衣在廷楚之王
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前人

長城公器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之人淫
祀祆書鏤薄假物即估明哲何以加明但強寇臨邊南國斯蹙
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隣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
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
絳脣咀爵宮徵花牋綵筆吟味煙霞長夜不疲略無醒日于時

也隨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謀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
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椎鋒臨機若
電莫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
殿正色不用素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為無杜之計嗟乎龍盤虎
踞之地露草霑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
洛嗚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
空一國為一人與前賢後愚滅其耒尚矣或問曰安樂公劉禪
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據天
天之尊或銜璧送降或逃竄就繁必不得已何者為先君子曰
客所問者其在方冊請為吾子陳之任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
橫奔畏死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
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

之詞汝晉帝以隣國之誅是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瓌狎
江惣是其任也剝面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即讐高緯之志其餘
細故不可殫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隋高祖論

前人

昔孫資陰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
以遷周鼎蓋大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水遂成王業誤擊
金鼓仍啓霸國也况體貌竒特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
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常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
廷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恠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議者往往
偶語屬周世多故禍難荐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託孤之寄騎
虎不下犄角是因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
對所以尉遲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

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蒲庭御雲曉聚長
星夜掃拱挹而朝群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躅光漢魏
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
云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
垂行葦之若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
波自絕于天結怨於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乘動
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奇蕭蕭馬鳴一
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將山苦戰子文之鳧鳧
飛揚建業大崩叔賢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
龍斬伯醜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示春波暫洗汗俗咸新秋
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位
遐邇烈人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此乃夏

勤之心見於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
晴况復盡力於人厲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
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謠天無垂象之誠玄舟徼煙燧不驚
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為公卿指
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
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此鷄司晨讒人罔極剖符
罕山河之固同盟多翦點之悲恩不終於有功罰每深於無罪
啓闕墻之兆借實沉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
房陵尚遙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豐是人謀是以知隨
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畦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
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
在敏偽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譚遂好迂誕之說所以

王紹順旨表充取容賞溢立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
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咳下周人岐山之
北晉衆江漢之難負樂就陳携手適宋牛馬內向群盜外奔宗
社又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
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
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喬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
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
足表大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僞
相半何日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羶胡鳧羯牧馬驅羊子女
歿於淫昏文物盡於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隣燃連理之材煮
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
眷復何爲災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屬吏隋平建鄴得俊者尤

豈爭名於朝事必須此將廉耻道矣莫畏簡書乎君子田曉兵
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
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間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汙宮闈徵
軍司之隱玉帛豈不脛乎始疑范燮後入孟側不前郤克有詞
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言取斯豈與夫自代無慚奮鬚直出而
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
雲之鬱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
千載一時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
若乃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待股肱但清濟之入濁
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知旣因論討之餘願示懸
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張子房玄機孤映清識獨
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游淡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

若陳平荀彧賈詡荀攸劉曄郭嘉田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
天下之菁英帷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為功爰自秦漢訖乎
周隋蘭菊相薰惟有此乎加疑蕭何鎮靜關中寇恂安輯河
內葛亮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瑯琊景略之弼諧永固劉穆
之衆務必舉揚遵彥百度惟貞蘇綽共濟艱難高頴同經草
昧雖功有大小運或短長咸非疑股肱之材悉為忠烈之士
若乃滅以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境上千
里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猛是符堅之管
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子國子產之流也斯
言中矣

隋陽帝論

前人

煬帝美姿儀性聰惠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

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君子楚之仁孝况南
平江子北靜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子掖
流恩遂應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備入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
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偽跡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
久祝龐為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道於大漸之晨莖淫於易簣
之夕罕高祖之諒闇有丹朱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群生樂業
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彊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
乃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
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
章人力盡於穿築杼軸空於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
始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
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

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慄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亂者五
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
知髻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
群嫗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閔梁不通賦
役斷絕更乃逆收五年之顆未克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
八九焉當此時也小人方與群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
問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居為閔戰之場天子乃
幸維揚泛舳艦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漸以長
淮為地險周章至於戡下猶自未知閭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
昔為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聰明多智廣
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父足得為害鯨鯢出外疑作水螻蟻
可以為災忽乃棄嶠亟之奧區違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

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
闕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
之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性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
良庇疑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
以苛刻人困而不卹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
春風養草木但見其成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略不
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思豈能眾成事進退無谷無處容身或出
奔以圖生或殺生以自解恥觀使策遍採興亡開域者多是愛
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子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
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胡廣

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
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皆或附
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尊之馴致之雖年
祝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也文粹無豈直莽卓之
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
者之貴永始元近之間天地之青屨見言事者皆機切王氏顯
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缺駕至於第辟左右以問之
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須集作陳太易堅冰之誠誦
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詞
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晻習文粹亡國
儻帝慮不在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迂辦人謀能亢則但取瞽
矇文粹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

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仄之若是
然後為理耶予因肆右集作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
故辨其所以然

秦論上

羅衮

亡秦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胡亥
固亡國器也以秦授之者過也趙高不幸秦狗之瘦左右者不
圖則固噬其主矣子嬰立於已亂四十餘日而亡考其行事不
無庸主之材其猶坐四屋之間環火已熾雖有殺火之術欲設
何由哉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下無事民為擇君但其遺
詔不行於斯而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於此
時推廣使秦脩帝王之道固已失矣及始皇外崩姦臣謀死反
不能於此時制變為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

惡子嬰孤死於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於後世嬴氏之鬼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然則趙孟之際為李斯者義宜奈何奔蒙恬立扶蘇為國討賊以固其社稷可也當是時蒙恬與扶蘇狀三千萬之師屯上郡蒙恬之威外震匈奴內信秦國三世積功兄弟忠信尊用於世扶蘇長子直諫而出雖然始皇故知之所以無詔封諸子而獨書與扶蘇欲以為嗣雖天下之人皆知其賢而以為當立故陳勝吳廣作亂乃詐託公子扶蘇以從民望向使李斯以蒙恬之威舉其兵以扶蘇之望令天下而誅一趙高豈艱哉賊臣既誅恬斯乃復相以盡其材輔賢明之主以寬靜天下秦不亡矣不唯不亡且將與斯不務出此耽祿畏害怵懼於傾危之際使秦有殺適立庶淫刑虐法殺君亡國之惡窮天地而不知當就弟宴間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

男於牀下官子壻於近郡欸欸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

不恤國患致使群盜世文粹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

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栢之間國統亡集作絕胡廣

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鵠質

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

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思於蠡吾獨異

群議為廣議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

所守然後與文粹無與字三事百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咨豈能一

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

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

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

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

也噫嘻就利爲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原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矣白刃可蹈鴻毛思輕柰何禹廣於完文粹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數然獻古筮於露著沮立後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粹作然也方又熾焰燄以燎原決湯湯以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既乎向者集作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度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度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振者李斯之故也悲夫

秦論下

前人

或謂袁日子言秦者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乃有天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果不亡乎襄曰吾雖不言天其實天之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所謂天者平無私也故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德天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興亡之道在乎人也商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雲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此語桀不能常有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下不安桀之所爲乃廣視萬邦有堪天命者則開而導之以湯有純一之德求使傑爲天地神祇之主也故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二世無德爲所以亡之道天是以革而亡之使扶蘇果立則固有德爲所以興之道天必贊而興之矣不當奪羸與

劉代夏以商也或曰李斯之失當責其不任職雖曰不忠不智也子加以亡秦之謚不亦重乎哀曰吾豈欲加諸斯也蓋聖人之道不得易焉昔鄭公子殺靈公也謀於子家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之春秋以首惡故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斯其類也子欲易聖人之道乎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三

兩漢辨亡論可勝既乎

京本作可勝紀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四

史論一

晉書宣帝愍論一首

晉書武帝愍論一首

宋略愍論一首

梁典高祖革命論一首

周書皇后傳論一首

周書八柱國論一首

晉書皇帝愍論

唐太宗文皇帝

夫天下

一作地

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

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為

樂競智力爭名利一作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習逮乎魏室三方鼎

峙干戈不息氛

一作氣

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膺

一作應

期佐命

文以績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可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節忠

於已詐以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
 孫於百日滅一作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
 而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以巾幗方發
 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
 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
 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
 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威崇華甚霍光之寄當
 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
 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兵甲陵土
 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
 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胡晉明掩面
 取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

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一有自字隱過於無一

此當年一有而字終見嗤於此一無後世一作亦猶盜竊鍾掩耳以

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以謂一作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

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

理而舉易為力皆時而動難為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

魏詐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猪阻非可以

智就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一作皆晉書本文

晉書武帝摠論

同前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

絕縑綸之貢去彫琢之飾制奢侈一作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

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稽紹許奇

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
于一作於一作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啓封疆袂神筭於

深裏斷雄圖於獨見一作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重一作雉

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世一作代一作之不通服前王之未

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

之禮讓而不為驕秦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

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而一作思狹則廣可

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欲

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尊途欲登

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愈遠所向一作尚一作轉難南北倍殊高下

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難拔之

慮故賈克凶豎懷姦志以弄一作權一作揚駿豺狼苞禍心專輔及

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踈連兵競滅其根本棟

梁迴一作忠而起偽讐衆各舉其兇威曾未數年網紀大亂海

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

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何故哉良

田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

肖則家亡臣不忠而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

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

之偽策心屬伊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

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一人者

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

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

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

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一作皆晉書本文

宋略摠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剋國德雋竒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德而論者矣政疑足行陣之間却思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執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於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鉅野之隘指麾開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首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戈沐兵泗水彫弓納陛肇有宋都蒂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呼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

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議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摠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傳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霧集若榱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於民疑舉或得文於末名群才必逞智能成效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疑淆混阿黨容蹤莫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言品令宥

蜜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

苞劔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

天子負宸務懷以燕代為戎之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

北地三事大夫願疑作顧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燕南反請具

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既而兆弗興即年獻疑作世營陽王狎於

弗訓以敗輿太祖寬肅宣惠大成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
明內斷不欲政由甯氏克戒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
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疑當世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
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忻無思不悅
每駕巡幸簫鼓所聞百姓皆扶携老幼相望儀刑愛之孜孜如
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
弗遠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贊樞
機徐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
簡則王令明清貴則王舊疑王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淶麗
之鉅才儒雅則裴荀何傳師表之高學剛亮骨梗則袁傑蔡子
度建言忠益則范奉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陽
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洽皆傳愛以禮

士明靡以流譽十三四年為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
庠序建於國都四學聞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束帛
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曰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風
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於卿閭公宮
非儂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逾闕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
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授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難登象
浦流劉斐爰整則西踐仇他池作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環
貨下逮百僚禽獸草木之瑞月六七繩山飄海之譯歲且十餘
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
強周韓歲擾金墉虎牢大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
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廬於瓜步請公主
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鬪謀臣智士撓而無稱天

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會於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舻
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息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
老而退歸而我追奔之師橐弓裹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
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
尼以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當歷數正位
天居聰明絢練疑作練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人
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
顛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之柳表景宗敵疑作愨朱循疑作修之或
清以秀雅或駭果以步疑類因以軌道郭之中方知向時之士
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即位
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有世祖才明少以

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宗疑作曾

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荐興邊鄙蹙

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

祖登遐委重於二載疑作戴謂戴太宗晏駕亦託孤於王阮潔

近之道同歸冲人之豐如一然宋祚未絕於永光更以宗王之

見窘水德遂亡於世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群公從容自重

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於是對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

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峙嶇河洛其後二十四載始

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閹豎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

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接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聞

夫鴻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

會實啓英雄而况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本根既蹙枝葉遂摧

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霄過於君斯則天之所棄篤於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賈其可得乎若乃極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代之事也豈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河則殊允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於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于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重被詔疑作紹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

宋之新史既行於世子野生乎秦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天下浮淺因宋之新史以為宋略二十卷剪裁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為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家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梁典高祖革命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氲萬古考其寬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蕃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易疑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嚮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虜民無怨

言樂推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

年四紀萬紀事廣六職務殷員衆君臨勤於聽覽日旰忘食志實在於無刑未明求衣驗必存于至理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之泗之餘教針其膏盲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魯魯於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乃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爲盛至若民之術未爲得也敢以任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爲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園於六鄉封域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黨樹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上天子執賞罰以臨于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于內朝九牧佐於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建謙

讓之風行爾乃覬覦之心絕矣戈之豐息行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遊於池沼鸞鳳栖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柏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戒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泊于後代其備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爲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爲君者甚多爲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下上遞增甚於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損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累爲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覩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家之一郡大半之人竝爲郤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

依將師隳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蕃鎮共侵漁助守宰為蝥賊收
縛無罪逼迫善人民蓋疑作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
竊群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父疑者比室陷辟者接門青災
亟降囹圄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務內而官方外曠
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
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
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
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
時代恒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
高祖躡斯頽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雖然六納
魏王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
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正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

舉而霸中國高祖廷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
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者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
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
之勢開幸人之志非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
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還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
淪胥龜王毀廢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慚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
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頽墜風典誦於婦人之
口不及君子之聽斯及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
非關治忽壯士不為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
之麗罕與為匹之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蒼龜之妙
明筆法於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籌
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

柱之將傾黔首蒙極弱之恩蒼生何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
戎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旱應移鑿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祊
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
境之上夷虜乘豐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
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
次陳武與勤王之師至正當璧之後驅斥潛疑作王誅鉏亂臣
國王重康彝倫復叙既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
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頽運
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
齊土若乃義弘興周而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
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與
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
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讐雪耻翻
命於寇讐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徒詩曰皇天無
親唯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
因出軸流寓齊郡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簡牘多闕所
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
代之事可得觀矣

周書皇后傳倫

魏徵按周書令狐德棻撰

書紀有虞之德

一有載字

釐降二女詩述文王美

一有稱字

刑于寡婦一作妻

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爰自三代
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
乃聘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
式固而鼎命惟新一作未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脩冶容迷其

主心私謁蠹其公

一作朝

政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

豈夫皇王之龜鏡

一作鑑

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

脩衽席以儉約高祖

北史作武皇

嗣曆節情欲矯枉宮闈有貫魚之

美戚里無私弱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

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馭恩之所加莫限廝早榮之所及無隔

險設於是升蘭殿而北史作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

房帷而拖青紫緣

一作或

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人

一作旋

焉雖辛

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煩苛

北史作人厭苛政

弊事實多太祖

北史作文字

之祀恩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迹以為

皇后傳曰

一作皆周書本文

周書八柱國傳論

前人

蕭何文史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識術知劉

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以為美談

功臣仰其徽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唱大謀爰啓聖明克復讐耻

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為連類獨孤

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隣國侯莫臣崇以勇悍

之氣當戰爭之秋

一作利

輕騎啓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城之俊

一作

長坑

竝以宏才遠略附鳳攀龍續著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慚明

哲咸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

歟初魏孝莊以介朱榮有翊贊

一作戴

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

在承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大祖建中

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君此職自大

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摠百揆都督中外諸軍

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

將軍以一作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為此故
今之稱閹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一作皆周書本文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五

論十七

史論二

隋書儒林傳論一首

隋書隱逸傳論一首

王昕及弟晞傳論一首

平臺祕略論十首

三國論一首

隋書儒林傳論

魏徵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為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

庶讓賤貪鄙開教

一作政

化之本源鑿生人

一作民

之耳目百王損

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

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

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強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

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

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大和之後盛脩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
 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
 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
 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鄭康成詩則竝
 主於毛公禮則同尊於鄭氏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
 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
 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
 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
 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伐左右邦家咸取士
 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
 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寄一作將運舛乃棄置一作委棄於草澤
 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

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乎哉一作此所以儒罕通人學
 多鄙儒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室一作
 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
 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之變一作不正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
 正高祖應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
 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
 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整懸河之辨
 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失一作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
 釋於是超擢奇俊厚賞諸儒達于一作乎四方皆啓黌塾一作齊
 魯趙魏尤多英拔一作多尤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
 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已一作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
 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上一作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既

一作仁壽之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
 遠近必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
 聞奏馬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
 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摺紳咸師宗之既而外
 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
 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
 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埋沒
 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勦欲一作攘
 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
 與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
 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達于四方此上隋書有京邑二字

一作皆隋書本文

隋書隱逸傳論

前人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也故易
 稱遁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
 有止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
 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
 山翫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愈廣
 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若節耳賤貧或與世同
 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避世隋書本文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翫
 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
 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
 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

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所以備隱逸篇云

王昕及弟晞傳論

蘇世良

列其所

隋書
竹行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父疑遷宅伊洛情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於是風流名士徃徃間出遵業王誦導清流於前元明孝詣振芳塵於後元景少自矜莊早馳名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王衍之徒不能尚也嘗試論之易稱君子之道四焉是以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山林之子徃而不出山林之子徃而不返然則入朝廷者宜盡忠義以忘軀希貞固之幹事昇之宰輔必致元氣之和處以末班思竭匪躬

之節徃山林者便可為親避世枕石漱流上期御氣殫霞下足激貪勵俗隱顯之徒在斯而作外漸疑應實內謝治身義與隋時情非高尚食人之祿忘人之憂淡泊囂塵之中虛無廓廟之下始踈簡成之以誕教高談莊老獨扇玄風送疑軌長軀流宕忘返乃至阮籍為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盛劍惜哉王公以禮度自拘異於二字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於陳力之地嘯詠於伏奏之辰義匪勞心情乖易祿足為累矣雖然善人天地之紀安可絕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閨門雍穆見重時皇永建之時晞處帷幄情存稽古盖有憑焉

平臺秘略論十首

王勃

孝行一

論曰昔之烈桂建第士者非一君焉至於孝思可稱仁風茂存

乎細牒十一而已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膏肓積乎驕慢情分疑淪乎嗜慾嗚呼有國有家者不誠乎

貞脩二

論曰美災貞脩之至也或抗情激操仗清剛而勵俗或理韻和神抱清方而守道或旌奇表善擢才於不次之階或剖滯申嫌措辭於難犯之地竝能以禮昇降與時舒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盛矣哉原夫御俗裁風變彝倫者寄乎直全身遠害得隨時者存乎變夫然故進不違義退不復生清貞靜一保其道遠以屈伸合其度易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之謂也

文藝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

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伎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訟耻為君子武皇裁勅篇章僅稱往事二字疑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海之上詩以見志文宣有焉

忠武四

論曰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揚疑資以定業况乎甲疑侯自我宗子維成者乎陽城之權畧明決卒摧呂氏之變任成之志意剛斷實啓有魏之業盖有助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形家國表奏永昌洞曉兵數績著疆場長沙陵亦足云

益政五

論曰東平以盛德匡時大興禮樂齊獻以至親統物光濟中外淮陽安定峻必行之典安陸扶風深受遺之泣能義形家國理

極忠貞使黃河如帶重疑作芳不朽盛矣乎守方雅以調蕃政
用公直而掌朝倫昂然直上懷有生氣衡陽太原亦足云也

尊師六

論曰前史稱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中言逆耳而利於行豈非士
情竭於不顧主色期於難犯中人已下罕免斯累其有抗亂必
盡忠烈橫匪石之心聞善若驚君王動順風之請相須之際良
可詠也清河之恭慎貞懇雅為亂益二字上引聖朝下託師傳
和矣哉

褒容疑七

論曰原夫重藝尊師登竒佇逸道存萬里神交一面故推輪擁
篲寡人忘千乘之榮越席分庭上才當四海之禮斯實蕃邸之
盛事間平之用心也而有矯情役智揚疑逸若利之間室疑作

隙蹈瑕乾沒英翹之地便僻脂膏飾其迹耳言巧辭運其辯假
君王之顧眄用君王之威福傳曰好善而不則人則前代有以
之傾矣至於興諧文雅賞畫煙霞月庭廣闢風閨洞敞西園故
事下蘭坂而肖疑歌東苑遺塵坐視疑庭而曉賦折旋書藝之
園翺儷詠之隙洋洋乎亦為樂之一方也

幼俊八

論曰夫濫觴懸未蕃浮天地之源寸株尺葉擢梢雲蔽景之幹
豈非積微成大陟遐自邇易曰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故考其前事備之于篇

規諷九

論曰夫陵谷好遷乾坤忌蕭哀樂不同而不遠吉凶相反而相
襲故有全中卒疑行用心於不爭之場社漸防危投逸疑作於

知己之地昔之善持滿者用此者也該曰禍不入慎家之門前
代有以之興矣若中山激難重存親禮武陵变色復延情愛子
建之陳辭貢憤長沙之發對因機雖亦各其心未若洪慶之希
聲也

慎終十

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夫東平之奉憲遵約耿介原
陵之奏中山之見思齊慙懃濮陽之託廢幾乎可謂慎終矣至
于一作鹿之奉行文處此句疑中尉之遠述河間陳思冠已並未
易誣也

三國論

盧照隣

論曰漢自順栢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闔宦滿朝士之蹈忠
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杵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

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盡將雖九伊周十稷禹不能振已絕
之綱舉士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墟
曰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為人下事之明驗
者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與董扶求出又曰益州
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道人謀有三分
之兆其未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攬其書局能不能卷
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之疑何進納公業之言
而不追董卓催汜棄之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
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
於曹陽百官饑死於牆壁六宮流離於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
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佃之徒舉意兵而天下
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於茲大亂矣表本

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
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瓚瓚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
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
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宇宙可大
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城樂士忍垢藏疾
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
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瘼請呂蒙之命惜求
一無休穆之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
驅五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
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侈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
圖也以先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
儔佐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

奔波譙瓚之間羈旅表曹之手豈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
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道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
之卒及長坂縱兵大繫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
之謀然投身夏口于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
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
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夫之
備何異驅犬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
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故蜀於巴立若其人尚存恐玉
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
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覩譙周之懦詞則
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憇惜其功垂成而智
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脩之不脩棧道靈關不足恃也

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
強表破黃巾於壽張斬眭固於躬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顛擁旆
南臨劉琮東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葛信超然之
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災孝先季珪
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
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劔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
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達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
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
明帝嗣位繼於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單於臺謝高貴卿公
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竝無
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舒已啓天之報施何其
速哉故粗而論之式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卷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六

論十八

史論三

夷惠清和論一首

東晉元魏正閏論一首

漢將李陵論一首

省說顏子不二過論一首

鼎國論一首

宋齊論一首

張禹論一首

夷齊論一首

夷惠清和論

皇甫湜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乃至
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為集無清柳下惠辱其身降其至
不差汗君不辭小官乃至屢黜而不去是以孟子謂之為集無
和若校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可以
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天下之非出攣拘之域不

疑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集作龍動之謂權集作靜之謂道

非可以一善目非可以一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耻

武王之粟餒而至死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

四字集作若即而評處在於清和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

表於不戒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

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為集作長也至於傳之汎愛

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集作暇亦將有妨焉柳

下惠辱已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衰唯吾道是好

薰蕕雖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

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

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為集作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

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耻且衆人之難行二字集作者

也和之迹疑於往而蔽於今使末代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

得語且衆人之所易為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

不能是賊其身夫然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

準的中庸為慕尚力苟不足寧終止言則清與和非通道不可

準則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爲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東晉元魏正閏論

前人

論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一作授所以正

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

于湯紂一作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

也漢除一作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

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一作始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

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

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命與夫祖

乙之圯耿盤庚之徒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四

一作其事同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

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

昔一作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閔晉可謂失之遠矣

或曰元之所處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

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四字亦作豈祀用夷禮祀既夷矣子

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

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

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害此中夏斬伐之地鷄犬無餘驅士

女為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

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必一作登

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于一作孝文始用夏變夷而

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

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

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

天下而授之于一作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德之周周取之

梁推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閔於北其不

昭昭乎一作皆集本唐文粹

漢將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

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一有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

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

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忘其宗衰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

譏籍甚惑之司遷隋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
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
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尺甚者謂一作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
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
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
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
降一作虜不可以言勇喪勳於前墮集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
智罪逋於躬禍貽一作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
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
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
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
于之擒是長寇讐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

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
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以
而不自內省其終始一作始一作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
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乎一作與其痛毋悼妻左君恣國
曷若忘軀一作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漢一作武帝不能明
祭苟一作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
能繼以死其則一作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
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
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
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如鴻
毛也故非其義則一無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則一無君子不
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大夫以李氏

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大夫

京本作士大夫

一作皆集本唐文粹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

一作子

之門者重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

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餘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

不貳過唯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

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

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

集有所故字

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

心則為過也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

集作始

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

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

集有

者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

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

得一善則拳拳伏

集作

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

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其過

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

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

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

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

化之大行也不然

集有

夫字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

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

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

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集作積累

仁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

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黠武綱紀

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已集作後歸仲達齊王

已集作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文粹昭之志將移神器

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

孫皓雖驕奢極欲殘害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

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神龍

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

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

可假臣下哉後世集作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宋齊論

前人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濳微王道寢集作替緒緒之初如

革大運除舊集作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

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

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

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集作

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也毀泉臺春秋之

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於此必政美政泉臺見妖尚

不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邵伯耳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

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

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

群臣皆贊蜀本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

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張禹論

前人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得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
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
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情集作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
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文粹作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
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集無此字斷之在獨蓋
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蜀本作根所以人君在於能
斷耳然親戚之際思義之重不集無不字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
明昭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紹自親其文非
策其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
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侯二本作公興如存之感况薄集無此字太后

尚存唯一弟薄昭尚二本作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

成帝車駕至張禹弟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

曲陽有隙反二本作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

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奔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而

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關於鄭鶡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

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伐有類於此者其

臣可以范曄為師表張禹為至二本作鑒戒

夷齊論

前人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於集作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

德孟子稱伯夷聖人清者也蓋以取其節而激貧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

人集無字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椒媛之言

輟飧薇蕨斯可蜀本作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

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
周人之所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盡未嘗理然夷
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
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雒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
潔其身而已然殮紫芝以為糧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
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鼎國論神龍之脫深泉 此上表本 有如字

宋齊論未得中 表本作政 未得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七

史論四

三良論一首

張辟強論一首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一首

漢斬丁公論一首

周昌相趙王論一首

秦穆公謚繆論一首

贊文終侯論一首

荀息論一首

崔烈論一首

石碣論一首

三良論

李德裕

秦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
之以死而前代無議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
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
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

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一
集作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
榮樂死集作共埃塵以為忠也集作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
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
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蜀本
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集作此而
與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曹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強論

前人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膚敏善揣呂后之情竒之
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其集作悖哉五字文粹作
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嚮使留侯尚在集作必執
戈逐之將為戮矣觀漢高集作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

遺策

蜀本作慮
文粹作語

矣以陵有延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

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誅虛東牟肺
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
必當優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
氏而王者天下其繫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
八年產祿之封殖文粹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
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破劫酈商以紿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
入北軍尚不敢公蜀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
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呼與其圖之於
艱集作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
留侯破產以報鞮結客以狙文粹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
必杖集作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史日休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位以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臣移
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窺先君器
焉由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賞過有僭生
焉甚者奪主其集作末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上集作
爵賜集作之以斧鉞分之以鍾彝休戚其民生殺於國其責已
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職居則待乎巡狩行則
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鍾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
室下以正諸侯直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周天子有賜宜
以德讓之豈當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謂
子命晉文其器可也謂周天子享晉且天之地地方千里不千里
為侯伯也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必反乎

幹剗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于郊

鄆王勞之以地謂陽樊弟陽人不服陽樊大邑在已晉侯圍之乃辱其

宗防若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矣是晉文雖有入天子

之功而有陵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宜讓曰臣重耳以耿耿之

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寇肆害天王少遠宗祐集作臣敢與下國

之師殺兇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償也苟天王待念小代

不寘諸列唐叔之祚獲臣有奉為賞厚矣苟以畿內之地為臣

之邑是上濫其賜下僭其受也雖天王之眷寵臣其若宗廟之

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右請隧焉豈內卿

衰周之陵屋外恃諸之強盛而為邪誅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

禮也謂請遂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集作里焉

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已上

周襄

王之言且王之所錫賜集作田皆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集作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為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漢斬丁公論

前人

中之為稱也非委身事人

五字文粹集木作蓋欲委身以事王

不以猜悞貳其心

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乎也

集作

上有過諍於公

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

說之足入乎上有間

去聲

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

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省

集作息

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

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

貳其心者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己之不聰而

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辨之足從辨之足去

四字集作必文粹作

不從辨而去是辯說而二其心者也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

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不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

疑懼而二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

乎曲逆不以辨說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去彼而

就此果竭

集作謂

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

丁公臨敵捨敵無殺惻誠隱之心者也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

邪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

謂淮陰侯淮南王曲

逆侯

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斬之果不為當噫漢

之初立未為無人當因

集作丁公

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

命邪

集作也悲夫

周昌相趙王論

前人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繫乎用苟剛暴則勝柔柔久則勝剛物之常無也或用之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必得矣周昌之性剛也吕后之性剛也漢祖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為憂故輟昌相趙嗚呼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慮於一諫而相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王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王吕氏之徵王特一郵夫之力耳是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足以存趙不過乎死死則趙王孰徵耳是不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意冤戮周昌憤死惜漢祖未萌前以周不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謀為主則吕后之命集作產祿之謀不能當臨大難而不迴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軍政執相權昌必能之奈何悞用

秦穆公謚繆論

前人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得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闕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心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絲絃之不續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絲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分晉而穆公反集作取公子繫之言謂公子繫曰君若求置晉先置不仁者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許

里克以汾陽文粹作晉之田百萬五鄭負祭之田七十萬許公子繫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鎰白王珩六雙

本立之臣惠王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是也蒸先父之室謂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是也故

生民與誦謂惠公即位改葬恭世子而寤外也卒身獲于秦公以九月獲拾月歸而子

殺於文粹晉謂十五文粹作三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鳴呼作于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粱是也

致是也非晉人之罪抑秦人之罪邪集作夫摯立八年不善而

去鮫用三載弗績而誅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竭為社稷

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

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謬為定

鄼文終侯論

羅隱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汗者豈非

欲刑形一作其德於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且漢之功臣

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為相者雖貪瀆窺弄而

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於是何之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荀息論

牛希濟

晉公子九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

奔屈盡逐群公子唯姬之子奚齊及其娣之子卓子留於公宮

疾病召荀息將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盡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

也矣往事居賴俱無猜貞也公薨荀息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

喪次荀叔將死之人曰無益也不如立卓子于朝荀息又立之

里克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

我欲復言然為一作人已乎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立明

褒之曰詩人有一言曰白珪之玷尚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以荀息有復言衆之義夫荀息晉國之大夫為執正之臣顧命

以立其君人能殺之已不能討之是於國再立卓子以偷其安
里克之告又不得誅以害其主雖曰復言何歎之有且獻公以
荀息為執政也以荀息為能賢也而囑之二子今二子無辜而
死是荀息之不賢之所致其無乃辜先君之託孤之寄乎且已
以大夫也不宜從君於昏而立幼稚知諸子之賢不能立之以
利於晉為國家長世之計乎此疑周於姬氏之黨乃嬖之疑寵
之黨也立二君而不能定其位縱其賊以致亂於其國若亡之
黨不可以乎立非已智力之能全也其輕許之乎是輕之言而
許之是貪其位而固其權復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以誅之於
子矣大國之力不能保其身知討不討不謂之忠縱具疑作為
害不可謂之貞事嬖寵幼弱之子遠霸王賢哲之君耦俱無猜
其若是乎若羣盜力爭不能計勝而死猶將賢之若不得討

賊無謀自殞將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婦死於漢壑者無以異之
凡顧命受遺之日擇長輔少之道非伊周之才智且將不濟豈
荀息所能是以憲宗彌留之日內外疑恣姦邪之人一盖無

之明復誅其黨有中盡與裴晉公語及大政者公勃言曰當門

大臣此非中殿事造者遽退黃時為庶子亦以王佩繫上陽周

一作問太子安否及臨慰勤之曰冢宰大臣前揭喪觀天顏哀

毀之狀莫不相顧雨泣又憇萬國之得真主也即深謀遠慮於
防微之道如是之備及後國家以副君之命必有社稷之難貴
詔擇立以為之常盖不由大臣之謀始皆左右近密建議奉迎
位既即定乃命百辟以行大禮始謀之臣即新君受賜之地遷
之重權委以大政南北二軍歸其肘腋九城之禁由勤管鑰若
明然公議者尚可知其諫主及後誅戮嗣王之英武者或擇又

冲之可教者其議立之父論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者民間謂之車穀狀官者謂之金輪圖常有謂趙公同署名者公歎歔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事既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於今日大人何疑之有請筆代署時宦官畏大臣必從必興誅戮當動搖天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悅由是驟命其子以居清列終致權睇疑閣豎傾覆宗社皆趙公之為也或曰趙公之生也由不如苟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之有二子者可謂異代而同罪立明之褒不其繆歟

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鄙略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天下以困用不足權酷租筭之外乃許民間竭產助國出金贖罪貨雖以為卽以為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至百靈之於天子

要之百萬然後用為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於位輔問其子外以我為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於前使然近之其疑人主無相靈之僻自成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輅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縣令為時貨宰相若干萬繩刺史若干千繩令若干百繩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債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為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俸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謀即皆賤婦之行一錢之出

冲之可教者其議立之父論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者民間
謂之車穀狀官者謂之金輪圖常有謂趙公同署名者公歎歔
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事既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於
今日大人何疑之有請筆代署特宦官畏大臣必從必興誅戮
當動搖天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悅由是驟命其子以居清列終
致權踰疑閣豎傾覆宗社皆趙公之為也或曰趙公之生也由
不如苟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之有二
子者可謂異代而同罪立明之褒不其繆歟

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鄙略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
天下以困用不足權酷租筭之外乃許民間竭產助國出金贖
罪貨雖以為卽以為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至百靈之世天子
要之百萬然後用為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於位輔問其子
外以我為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於前使然近之其疑人主無
相靈之僻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
以輅取故中官以宰相為時貨宰輔以牧守為時貨銓注縣令
為時貨宰相若干萬繩刺史若干千繩令若干百繩皆聲言於
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
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為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
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
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俸之門明如交易夫
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為造化之主方鎮牧
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為生教化之首率
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謀即皆賤婦之行一錢之出

希十錢之八十萬者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
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足以馱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為之國家
之禍也權倖為之或曰兆其豐者崔氏之子為子疑作朽之罪
人乎武帝開之於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鍾疑作而行之
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
歲若是俸祿之所獲乎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隣里鄉黨矣
其賄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疑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國家
既危喪亂日臻烈能盡用以榮其身他日之家謀且疑作日烈
為相矣不如是亦羣道疑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
也被髮而祭於何左傳者辛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
尼惧其徇葬盖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
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固利者小仁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
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
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
又不可矣是亦覆國家者不亦過矣

石碯論

衛莊公寵州吁也且又縱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若與之
即將定若猶未也後將悔公不聽州吁竟殺其君而自立石碯
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君之子或朝於王
預諸侯之盟不復加討是以厚問定君於石子曰王覲為何以
得覲曰陳桓公方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
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即圖之陳人執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荏殺石厚于

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愛其君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之謂乎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一有義也石子諫莊公也以義

方教子今一作厚之為也無義方之訓哉非殺君之謀為亂之

首州吁既立仍從之遊州吁之為君也命石子遊必將之況於

厚乎已為大臣國有亂則而不能討之忘其君也父子相欺以

成殘忍之計是亡其親也有為臣不忠為父不慈將使衛

國之人父子爭相屠矣是以先見之明知州吁之必能為亂也

當戮力以除之豈止一諫而已知石厚必從惡也當嚴毅以討

之無使必陷於戮不能救亂以安其國不能謀君以全其子莊

公之亡也州吁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忍况其君乎或曰

周公之誅二叔聖人之教也日殫之棄愛子賢人之事也若不

如是將何以止於亂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於成王必危

於宗廟故先除之以保天子尊以安大本豈若石子弑莊公而

後欺而誅之日殫怒其子與宮人戮蓋防淫亂之本以靜於國

石子成其亂而誅之必不使從篡之黨而後誅之也然周公聖

人也日殫賢人也知其必至於亂皆不得已行之且周公日殫

防其亂而先誅之以靜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無益於理及

為相欺之計殘忍之行無父子之慈滅天屬之道且厚能問其

父以定君子計定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疑父

之心也疑父之心逆天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於陳以行誅計

斯人心之熟忍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為子弑其父

為臣弑其君矣天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與之為伍也是以

吾禁子之遊且吾為大臣卻誅弑君之賊以報其國不討其賊

是吾有殺君罪也能使州吁朝臣曷勿往我將報之石碣疑作厚

尚能求計於其父豈必陷父於惡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
君臣之道矣今石碣以残忍之性亂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
以求其名而曰大義滅親為罪莫大於亂國不孝莫大於絕嗣
今石子亂其國而殺其子矣及後樂羊為魏將伐中山中山殺
其子而遺之一杯羹樂羊坐於幕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
賞其功而疑其必貪其功忘骨肉之痛蓋石子之流也屈突通
當隋室之亂未從王師太宗命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
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既而捨弓矢於地再拜號泣以別隨
后曰臣智力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來歸此又能全忠臣父
子之道也且能残忍其子為仁義之仁者未之有也為人義之
仁能殘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立明修千載王化之文欲開父
子相疑之心親親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秦穰公謚謬論

按國語注云

十萬文粹作方百里方七十

里從英華又黃金三十謚據國語作四十謚佞之不佞文粹作佞

從英華又黃金三十謚據國語作四十謚佞之不佞文粹作佞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八

論二十

雜文上

與邢邵議生戒論一首

勞生論一首

愚夫哲婦論一首

君子無屈論一首

解詰論一首

擬公孫龍子論一首

寢論一首

丐論一首

漫論一首

化虎論一首

與邢邵議生戒論

杜弼

邵以為人無還行

一作人死還生

恐是為蛇畫足弼答蓋謂人死歸無

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

十八字

一作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

何獨致恠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

一作來望各遂

其性答

一作

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

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北史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

北史作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韶一作韞牘就如所論福果可

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則直教何謂非

實邵云死之言斯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斯如射箭盡手中盡

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

情之卉當春一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玄草死猶有種

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為無者神之在形亦非目

矚禽未之明所一作能覩雖將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

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

方之一作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尽若復聚而

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不歸於土魂氣則無之此此

乃形墜魂將往而非尽如鳥出巢如蛇出空一作由其尚有故云

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隨於形

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一作與形則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

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

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邵疑衆惑咸由此起

蓋辨之未至思之者不為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

質大光亦太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豈一作小故仲尼之智

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邢顛一作神之於刑亦猶

君子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

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

循歌弼曰其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

况乎一作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暇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

去此燭燃於一作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為鳩鳩則非有為鼠未化

為鼠則以無論相之乃似並對之稱既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

此燭得燃彼獨神去此亦託彼形有又何貳一作感哉形云從欲

使土化為人木為一作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

營老木生一作為蝎造化不能為一作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

夫建言明理宜出點證而遠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古物各

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但一作奚取於適稟何貴於得一逸韻

雖高管懷未諭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一作皆此齊書本傳

勞生論 并序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近一無字五十羸老云

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論因時事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至一作大

德人者有生之罪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辨

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鄉

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一作流畧慕孔門之游夏詞窮歲

月一作麗則擬漢日之御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

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

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

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之止紈綺之年

服一作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影一作濯纓受署

韁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

於倒置一作躓夏勞惣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胃高華既致嫌於管

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賢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

瀉木訥所以疾

一作疾

心豈徒蟲惜春蟄

一作蟄

鴟怯腐鼠同江都而求

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直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

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俛脰就鞅跼蹐

一作屏跡

無地段珪

張讓金具是視賈謚郭槐

一作淮非

腥臊可饜淫邢以是禍延

一作近

池魚

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劔笏昇階

汗流浹背蜀

一作營

客之踵躋焦比

一作匹

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

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鷄田之外擲

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當

今運祚

一作泰運

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

政伯善卷耻徇幽憂下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秋方已迫

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鳥退

飛不虧救澣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

北戶

一作堂

之明月記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

以周旋晨荷藁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稼穡

一作穀稼

霑體塗足之

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

一作恍

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

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

論其梗槩余荅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

以摩霄運海輕爵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

昌遂其弱質

一作尚

顧觀

一作觀

人事之殞落

一作噴獲

砥觀

一作觀

時路之遭

危立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

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

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

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

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遂

一作遠古斯數

一作患

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子御一作搗讓之搢紳不嗣夏書昏

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為董石之巷夕陽早落早蓋

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遠俯僂匍匐敢惡求媚舐痔自親諂笑

助其愉樂詠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一作文地艷姬美

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

梁冀就誅五侯之將起向之求官買駝晚謂晨趨投刺望塵之

舊遊偃仰尚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凡之遇戮心戰色

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

携手哭聖御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是設去等絕絃飴

蜜非耳山川未阻千變万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

少乏藝服一作不耻不仁不農不義岡一作愧友朋莫慙妻

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情一作

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飮珍旨雖素

論以為非而時宰不之責未俗嗤鄙一作如此之弊余則遠時

薄官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

儋石不齎一作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生所以告

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風力上宰內敷文

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

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附一作黨比周掃地俱盡輕簿之儔滅

景竄迹礫石變為珪瑜一作菴莠化為芝蘭扇俗攬時駭耳

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悔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孝

昔有愚夫者家本大賈積資巨萬既生豪門長乃潤屋所以衣

愚夫哲婦論

一作皆隋書本傳

謝偃

必極麗食必窮珍而稟性頑魯不閑貨殖既而父終兄喪生計歸之每有貨易動多遺利其妻敏而有識常私歎曰若此子家貧無日矣夫常市珠及玉所費萬計唯獲燕石魯目而還妻親而誚之曰此非真也何失鑒其若是乎於是愚夫乃作色虬鬚攘袂瞋目顧而可其妻曰吾訪肆人皆云美玉也問諸闈吏咸云美珠也吾固先訪而後市先問而後買豈吾專擇而擅助哉其妻怒而復曰夫玉石異體珠目殊狀雖色類相似而明潤懸絕但愚昧未詳耳若使人言是而隨是之人言非而隨非之此即取捨在彼子何預言故有離朱之目者不可惑之以色有師曠之耳者不可惑之以音今若問人而後識者此乃鼙鼓之事也豈有耳目者所為哉於是夫妻怨競累日不息時隣家有寓居遠士聞而歎曰誠哉哲婦之言可謂信而有微

文選卷之八 君子無屈論

崔弘慶

君子無屈道無屈也苟行君子之道身至困而道不屈苟失其道困亦宜之象害舜傑伐湯紂囚文王管蔡謗周公桓魋傷孔子臧倉毀孟軻小人見之曰為善多屈也不善而伸人一無字君子則發揮也道在我不作或忙攘失道昧邪以為正仍觸途因以隨之亦宜矣申生自絕仲由就醢泄治誅於陳屈原沉於湘是乃為德行伸於德行為言語伸於言語為政事伸於政事為文學伸於文學自此以來未有行之而道未伸者也立於世未嘗不出於人也不伸不高乃似是而非名之曰妖和之不正言德行之妖辨之不正言文學之妖身為妖而不知困將至而乃怨是由大惑也至於六藝百工苟得其道亦伸也鳴戲人以貴尊極為道不屈途道尊名遠為道伸文王伸於王道周公伸於

輔相孔子孟軻伸於儒都至疑賤道愚人謂之屈而不為也聖賢苟利於人隱其身亦不耻而乃為也稷播殖禹治水伊尹負鼎太公屠釣是也自舜至於立軻道皆同也當行道之心非求富貴也道苟行矣曷謂之屈哉君子無屈昭昭矣

解詰論

前人

弘慶作君子無屈論有為文學伸於文學之說或詰弘慶曰子非君子歟何道屈也久矣是夫迷其問詰然示數所以酬也及審已行之行而解之余誠非君子也讀孝經則思君子之行讀春秋則思君子之志讀易則思君子之性命讀詩則思君子之諷與讀書則思君子之載言讀禮則思君子之防亂讀樂章則思君子之理心至於非法道未嘗敢言行也夫是鄉里稱余朋友佳余於不道覽疑伸也矣曷來謂為屈哉如以行之未備志之未固性命之未達諷興之未深載言之當防亂之未至虛舉之濫彰此乃朋友之情也非吾之怨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余年去三十者四尚二年矣則去四十五尚十年二十年餘矣足得聞疑其心術實其文舉疑也余又何畏哉若以進取之道屈則孔子至聖終於下位顏生至賢竟沒於陋巷顏孔以來則歷書史聖賢尚屈於進趨况聖已降乎余於進趨之道不敢言屈也已矣况余得其反未六七年望其進三四年到於七十尚有四十餘年今天下一家主聖臣忠又不可此乎披靡之周齷齪之燕而余生之時非為不遭也求進為久也前不遠也豈於終寒餒困頓於千萬人之不哉

擬公孫龍子論

公孫龍者古人之辨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年歲

次辛未十二月庚寅僕自嵩山遠于汝陽有宗人王先生名師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傳聞多藝安時樂道恬澹浮沉罕有知者僕過憩焉縱言及於指馬因出其書以示僕凡六篇勒成一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生名玄暈字通元從容人間虛談自保與僕觀其書且謂僕曰足下後生之名達者公孫之辨何如僕曰小子何足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論多矣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而易之欲其可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易身心之道達而已家國之用足而止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嘗蕩也令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令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此則六經之義且矣五常之教足以安取辭堅別白之辨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終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恠其術空其義拙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也抑可以為聖人之理不足以為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觸類而長何必白馬堅石獨存其理乎故曰因是之論也即直之論也或其文則不可以為易矣達其意則不足矣為難矣可存而不可辨而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也何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借公孫之理乘孫公之意排合衆義倍一作勞群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不堅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生曰天下有易迷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辨能為龍之所為乎僕笑而荅曰使虎豹之力移於麋鹿固為虎矣使鴈鷺鷹隼固為

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於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為仲尼矣今公孫龍之理處於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孫龍乎遂和墨襲紙援翰寫心篇卷字数皆不踰公孫之作人物義理皆反取公孫之意觸類而長隨方而說質明而作日中而就以事源伐迹皆疑因意而存義也以幸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辛代堅白憑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擬正也或因數陳色或反數在數或乘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所不及也發沉源而迴鶩闢榛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有以知其用心也

竊

王計論切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

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

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

大夫

集本文粹無此二字

得竊婢一人在人主左古以竊言先諷則可請

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

湯來切

侯侯家得竊婢寤則竊言言則

候輒鞭之如是一歲婢竊如故候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

寤則假竊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候聞問之則曰素有竊病

寤中竊言非所言非所知也引竊婢

集作妾

自辨詞說云云候疑

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竊愈甚奴於是重窺候意先事竊

說說候之過警以禍福候又無如奴何客有知候禍機因竊奴

之先扣候門諫候候以改過免禍候納客為上賓復

方六切

其奴

命曰竊良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竊言以幾

諫人主婢悔過主誤與天下如斯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

司隸大夫乃嘆曰嗚呼吾為文粹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侯夷
奴耶

前論

前人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
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栢集作
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
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
者相交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
之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聚於人丐名
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丐權家婢
類以客媚惑有自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九

論二十一

雜論中

詞科論一首

難進論一首

六逆論一首

守道論一首

天爵論一首

王言論一首

豪俠論一首

君子論一首

詞科論

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
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纔有疑作一禮部員外郎沈
既濟論曰

初國家自顯慶已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次大
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

士及永淳之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
因循邀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
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
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
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於老故
大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
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仕郡縣資
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
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決辰不周聞天下
故忠賢雋彥韜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
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為盟歟以取科第而聲名
動天下或鈎撓隱匿朝為篇誅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難進論

李翰

賈有蒙錦握蘭韜劍懷玉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恠而問之
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未速進體必盡飾而足下望門若有疑
造庭若有懼憶文彩匿忿掩光暉潛穎利此何謂也豈有以哉
容曰夫順時而動嘉會不可以智求藏器以身知已不可以力
致有道足輔天地而不用於人行是應神明而不信於俗僕所
以候寬和之邑伺清晏之間願因左右思待儂介或沒齒不遇
豈直斯瀆之頃與主人曰僕方運思量沉游精絕遠巨蚌潛於
沮海剖而探其珠靈龜巢於嘉林灼而訪其兆而况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者乎蟋蟀候秋而吟螭蟄乘陰而出豈借援於左右
求容於儂介哉而足下羣流議於俗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詭隨
昧而不察茲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為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察言觀行下之所以上達言有雅正百慮糾紛行有是非萬變舛錯憂虞不可以一逕驗海眩不可以一理徵士固有上不拔下無黨禮義以為干櫓忠信以為甲冑見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杖必然之畫耻干節而進則有從俗浮沉與物厚薄繫其衣服矜其車徒俛仰權貴之門逶迤富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則矩步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達一辭三讓不如苟合之易親據邀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退但積後時之悲狀主人所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敦懿佩禮文漸漬德教之泉栖息道素之域然而委身草莽沉跡蓬茨位末名卑譽不聞於左右含光蓄銳價不動於當時雖折節求容毀方取合行衰於寡黨才蔽於世人復有養交釣名之徒勲餘戚裔之位歷玄闕排朱門鷩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武皮羊質假

論崔馬之譚而悠者莫不望景星奔籍響風靡夫向聲背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田父獲玉驚輝庶之暉靈蛇獻珠貽按劍之怒然則遵古人懿業類芻狗之已陳道先王法言比屠龍而莫用此主人所宜察者二也固有聚精會神盡知畢議謀於未兆慮於未形探玄妙之源養浩然之氣冥立廓情之青獨與大道為隣復有駿變効竒談詭論文彫琢之辨縱煒燁之詞不思作則垂訓期於動聽駭目夫繁手奪雅令色惑真縵不可以汲深楮小不可懷大曲彌高而和寡技途下而賞多此主人之所宜察者三也士有作矜莊之色厲耿命之斯披苦懷揚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詳弘其体防剪一作翦其滄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之如響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幾虛美飾非但以苟容為度夫吉人之辭寡躁人

之辭多頌德記功易以揀飾開邪介疾或犯忌諱逆耳之談容
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然則辨佞進而登庸忠謇退而獲
矣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四也士固有懷經濟之略蘊弼諧之才
而擬非其倫履失其位皆屑屑聖論者騰喧咋之辭連袂並駭
者効趨走之技龍驥捕鼠非所騁其逸足牛鼎烹鷄豈復殊於
常噐然則含章秀發秘思混而不分默識玄通幽旨隱而莫啓
此主人之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一作申方以進而
閔梁非所鑿柄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於君子所短或以已所
未遑一作連不信人之所能然則道源蔽而不通心境曠而不接
辨雖博萬物不能釋其疑辭智雖絡天地不能效其長策故語
曰誰能為之熟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者六也且夫春封堯
李秋收其實春封堯夏蒙其刺生實未成固為后土所生俱沐

陽和之施不殖不藝終歲闕其旨之禮不芟不耘毫末成尋拱
之患亮明方士之智臣時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究其
得失乎而或安於近禁玩於浮名忘至理而悅侈言貴辯偽而
惡切直外恃位以陵物內自負而輕士譬猶廢東作而待歲馳
北轅而適越是以弘獎之意未嘗異取舍之要未嘗周疑作同徒
有好賢之名終無用賢之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進乎主人曰若
然者行不必達言不必揚賢人沉抑以為常良士無登進之理
將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賓曰何為其然也夫揚振風以扇
物清濁必效其響懸明鏡以鑑形美惡無隱其象苟能坦其量
清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責實得意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
子可知不仁者遠於是循夷途以招絕跡總修林以刈翹楚則
何才不舉何藝不揚是知行藏有宜趣捨有分為仁由已芝蘭

雖幽而自考子苟好之殊王無脛而自至審此要也夫何問焉
主人矍然謝賓而退齊居三日罷鍾鼓遠宴私執謙下之心去
驕伐之色夢想正士飢渴直言然後備禮延賓昇堂而訪焉言
行計從於是家安而國治一作理矣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小加
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理義六者亂之本也子謂少陵長小加
大淫破義是三者固集有誠字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
間舊者集有雖字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
言擇嗣之道子以毋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
之其為理本大也集有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
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

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也

集有矣又可捨

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

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

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

集有於是矣自

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一作賊亂者固不之焉晉厲

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

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士

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云

蜀本作戒舊不

足恃也顧所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

能盡其說建一言之詞則孰能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

亦可也混然而以

集有已

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

集有以字

去就明者慨

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附之以為狂為恠而欲

世之為集作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必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守道論

前人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官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史冠者實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旅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

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丞人者不為仁率是集作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集作上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守道不如守官蓋以喪其本已未有守道而失道守道失官之事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天爵論

前人

柳子曰仁義忠信為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實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

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
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
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監照而無隱眊眊於獨見淵淵於
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
二者人論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
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下仁義忠信猶春秋冬
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
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宣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
倦而迷集作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
性晚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
本書布其五常之質克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
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其集作

奪則庸夫矣投集作授集作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通志之
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
不戢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
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
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象者也莊周言天曰自
然吾取之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而當理雄
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蜀本有請考
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集有武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
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
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

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駛辯武宗言心簡
要不為文飾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
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
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事集作士焉得為之獻替哉為文粹有人字
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豪俠論

前人

爰益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
爰益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剽孟匿季心英華作布非汲黯好游俠任
氣節故乃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集無此字斯言豈徒妄發揚子
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矣俠者蓋非常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
以節義為本義非俠非義不成難無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
夫之交據集作校是君父之命謂賈高危漢祖者是也所與集作利者

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爰益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

哉唯鉏麀不賊宣孟承基不忍志寧紇于承基為承乾賊于志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

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義去聲公孫弘

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

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父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仕近代房

儒不問徑山大帥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

可也身分者烈無所怯集作顧惜由是而知是之無氣義者雖為

桑門亦不足觀矣

君集作臣子論

前人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者必
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辭皆人君之所急也何
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

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
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
能捐軀齊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
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此謂王濛劉然世亦有不拘小節
集作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皆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
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
非謂無知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
諧呂以安漢漢集作劉氏比集無此字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
稱為上官鬚實為正人所病及高祖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
正室至於宗族受禍代公個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
檢當蕭岑內難保護零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
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
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豪俠論謂貫高危

謂素本作為

身分首裂

素本作身分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

論二十二

雜論下

虎名論一首

小人論一首

退身論一首

隨論上下二首

隋對女樂論一首

廣廢莊論一首

薦士論一首

貢士論一首

寒素論一首

銓衡論一首

不招士論一首

小功不稅論一首

虎名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

集作治

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

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

衆在勉彊以從王事則及見憎毒讒愬蜀本作訴故其詩曰密勿從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集作讒口傲傲又曰分曹為黨往往群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理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
與幽厲之世同風矣干寶進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之不二
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
勤恪其倚仗虛曠衣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
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義集作機機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
虛名者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醜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
如飛蛾赴火唯恥不及豈蚩蚩負螫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為
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儀以此相
死自謂保泰山之安可以痛心矣集作哉集作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僻巧佞集作翻覆難知集作此小人常態不足懼

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

二字集作矣

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僻者

踈遠之則無患矣集作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以怨報者不可

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

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棧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

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至於白公負羽翼之德宰嚭遺濯漑

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

誅豈止於知已知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也

集作矣

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惟命於高賢者有何恩義於多藏

者有何人愛既無恩愛

集作義

則是取資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

廉耻而不為是有償金者之行矣

集作也

若恐饑饉而不食是有

蒙袂者之操矣所以臣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由

集作是

而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則財

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為甚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
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退身論

前人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
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弓
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願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
而不免此四字者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
謨集作其身猶有此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
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必惡人多一日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
禦怨非者如荷戟以當猛集作獸閉關以待暴客者若拾戟開關
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
馬者不可以忘集作燕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惧禍而不斷未心

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
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豈天高不問身遠受苦蜀本作近者自
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意
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盖耻同
種斯之不知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
以求安辭寵以招禍集作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
患故范曄得蔡澤退而不辱虞立得孫叔去而不疑禁作其次劉
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
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過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
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隨論上下篇

并序

李宗閔

宗閔讀孟軻書至于王霸之說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時之可

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即牛鼎之事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著隋論下篇因明王霸之所興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解執事者之云耳

論上

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為不足為若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一作功以反變者也昔也紂為無道以流毒于群邦天下翬然不待文王之任然後忻戴之也苟有息肩之所則民莫不疾乎奔走如逆其水火焉當此之時有能扶義陵戎除去大慙則民莫不爭被矢石以報其父兄之仇故太公相武王起而革滅獨夫以成王業宜建其國雖無大惠於群邦天下順焉雖文王之任且欲招而懷

之也苟徵雷殺之害則諸侯孰肯忘忠從亂而違其天子焉當此之時有能匡飭暴彊夾輔王室則諸侯孰肯不爭奉盟誓以休其戰代之勤故管仲相桓公從而撫之藩衛宗周以立乎霸功以宜也誠使太公居管仲之勢而能以周王天下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知敦前焉故仲尼稱仲曰如其仁稱桓公正而不譎豈有非其道也而仲尼稱之且曰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吾不信也客曰然則古人為天下者亦如是乎宗閔曰固也所由曰道道之不可易禮樂仁義之謂矣所遭曰時時者不可常應天順民之謂矣昔者陶唐氏之為天下也法天而則地授時以人民垂其衣裳而天下無為推其誠心而刑罰不用當此之時各順其情作其習俗保其奉命故謂之至時一大變及有虞之為天下也始放四凶以除民害是故勤而不德時

又一變焉及夏后氏之為天下也始用肉刑以寒民以是故威而不能懷時人大變焉及湯武之為天下也始及干戈放殺昏虐是故善而不能善時又大變焉及桓文氏之為天下也始合諸侯以匡王室是故順而不能革彼三王二公皆元德也夫豈樂為相反哉勢易則事殊時深則俗易執一不可一通變循古不可以制變是故觀時而立功論世而創業唐虞各以其道而自帝三伐各以其變而自王二公各一其時而自霸不其大哉吾故曰禮以因人苟有以因之不必法乎古也樂以和人苟有以和之不必法乎古也兵者除亂不必法乎古也為政者乎疑理天下必法乎古人也况古之行法豈有常亦有從其宜當其道天下隨時而已矣然膠柱鼓瑟惡能成其音聲哉若乃誦前聖之言守已行之制遭變而不通得而不隨夫如是可謂王莽宗襄公之言不足為有道者也昔者王莽為常德化矣不問可否語必經不量人心動必據古於是天下煩潰從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常為仁義矣楚人尚詐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卻以興商道霸諸侯一禪而為敵所執再戰而身死國削為天下僂笑此不知時之禍也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非天下之至明熟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王之遺迹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迹耶嗚呼自周室下衰諸侯放恣仁義之隨沒於兵伐微管仲中國幾為戎矣而日不足為也孰可為之哉

論下

客有曰王霸之事既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羹飯牛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己而直人者也又聖人之行不同繫其身而

已矣又可信乎宗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為耻以屈道為辱不以屈身為辱唯守其道故雖辱其身而進焉非其道故絜其身而退焉進退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而天生聖人者孰為然哉為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大民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民人有不寧者聖人之識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遭其會上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遑遑然求合豈不曰今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其得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為天下病百姓哉此伊尹之所以樂為割烹而不顧其耻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今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今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

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幸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為乎後之人耳此顏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唯其時故傳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士亦吾為之取捨為其義也然則趨時不可以絜已喪義不可以圖身亦由追忘者趨極窮者濡豈樂為之哉其勢則然也故曰觀逐者於其返也觀行者於其終也禁何君子之道豈可以小知哉非匹夫之為諒也觀懸蕤之危有救之道小霸則可王則不可而曰非堯舜之事吾不忍為之是知堯舜之道乎是誦堯舜之言乎且軻之言過矣所惡夫干進務入者俱其為利也苟不知以利於辱何有哉客曰然則仲尼不蒙耻而進何也宗閔曰仲尼將蒙耻而不得當也豈不願之手當仲尼之行也上之人害其道下之人壅其言猶且歷說諸侯

環軒於天下冀幸時君之一悟王風之變其存心過合卷卷而不能已焉終無可柰何故逐於魯斥於齊違於匡蒲厄於陳蔡栖遑狼狽於楚鄭之間其道逾窮其進彌塞不者知以仲尼之為欲顯榮其名位富貴其窮者也孰知聖人急於扶世而不愠其難者哉故嘗稱伯夷不辱其身且曰我異於是及公山弗擾以費畔而欲從之豈不將由是道行捨其耻焉可也今牛鼎雖為辱猶不愈於公山氏乎因斯而言仲尼亦有枉也惡有仲尼枉已而不能直人哉安得乎絜其身而已是故水受濁以淳物不傷其清石受磨以利物不磷其堅君子屈已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為觀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忘兼濟之道則雖有甚於牛鼎之耻吾將歌頌之不假又何譏焉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隋對女樂論

來鵠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陳聞窈窕淑女鍾彭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而史不刊者朝與職俱無人也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我有盧女能鼓瑟特異於諸妓則女樂也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故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群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之說暉遠引時臆對終為博古通知不明恣率一時之言頗昧二南之旨且詩日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

之說者后妃有閨雉之德乃能供苜蓿備廢物以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鍾鼓之樂也故琴在庭苜蓿羞之上下樂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上音岳下音洛淑女非謂淑女執其樂也淑女為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苜蓿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暉遠瞽時而中疑作對欺朝而罔君蓋由隋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霜於此悲夫

廣廢莊論 并序

李綰

王垣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卻廢之其措意固佳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其辭折其辯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遽疑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知其詭於聖人而未

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為不能勝非哉余甚憎之或有曲為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亦術必宜廢矣余既悟荀卿言喜王生之用心而憐其盡故為廣之云

世多以莊子為玄奧吾獨以為粗見理而未盡而汪洋七萬餘言然撮其大旨舉類而證其得失可有矣且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機於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也必馮於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於虛也是以有無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踈矣且所謂無者特未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今夫地非

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
乎此言假四旁之無用也以自喻其靈亂則敏矣然無之所有
三不可混而同一有靈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
用之無用者靈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埏埴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
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於餘也不可無用
者苗之莠粟之秕也今莊之壤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
於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靈無而未知靈無之妙也稱
屠牛而養疑作善乃牧羊而鞭其後指窮於為薪皆在生得納養
之和壽矣故幾滅裂鹵莽者責社席之上設食之間而不和滅者
然而衛靈公石槨之名修短必天數矣豈在鞭與不鞭養哉其理
自乖舛此所謂研機於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因群才可任而任
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不理曰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固有

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
群矣以為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
而人性得矣自懸仁儀禮樂而人好和一作知爭歸於利也斯甚

不然夫天地日月剗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
必有欲有卻之心發於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
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反以無害之者則今
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孰行仁儀禮樂於戎狄魚鼈之
間哉禽氣之類莫靈於人物有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
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於
人也而稱厲之人夜半生子遽然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
已者然人皆欲好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
也豈心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

由於聖則人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樂言
因人而未知因人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
未為之法則爭歸於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為之法訓而峻為
為之行而人竟疑作學之亦是爭勝已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
之燎上也因為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因鑿之構以注之是
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
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
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自注勢
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者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
不尚賢殫聖法削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
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
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於天機欲絕聖賢使天下各止其

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於毀溝壞竈以止水火者乎其術一
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於
虛無焉天命焉因任焉性情焉詭詭然道之而無一洞明者不
知玄奧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源老氏而
詭聖敗法尤深王生欲廢之宜哉或曰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
案之不亦踈乎夫寄言者若大鵬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
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事也誠惠子以嗜鼠曹商以
舐痔違其趨者可謂之忿也如是吾豈不鍊哉若理之所塞趨
之所塞則託以寄言而免也至於稱至人得釀氣之守潛行萬物
而不空得道者挈天地騎列星外死生而色若孺子者公為虛
誕無足詰焉

薦士論

牛希濟

朝廷求賢之道備於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科以

待之群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奉所知以為裨補
聖世奏章不絕於明庭爵賞實煩於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
家召傭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冊
子弟相與候望以其昇沉以備於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
十有二三一作二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
歲之內萬有餘衆或考秩遷滿或方伯慰薦或伐功劳或昇獎
舊勲制詔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褒其行實叙其勞績無
一日不為之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於四海未嘗一賢將
與天子鎮靜於二邊非求之木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
生世哉夫畫餅不可以克飢誦藥不可以愈病蓋無其實而有
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
誠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於人投擲於公卿之間者率不能知其

偽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有歌括聞義之
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
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為之去留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
是况漢世公卿大臣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
諫諍之列或處燮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素陵犯日月
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證據以為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
若文章侍從之臣必選於切問近對之才必本於諷諫理辭之
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所送群
衆千萬子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是非相
難固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承交遊之命取其
虛名奏署謂之借聽一作廳取其謬舉之說謂之橫薦凡四方表
亟達於中書者必可指期於清買美秩名邦據邑諸侯之薦士

也宰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交於一言蓋見其性字而已豈能
據實哉官達倖門易如秋草能復貴賤之別冠裳之重矣朝廷
委輔相之權衡覽侯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為薦公孫弘
董仲舒之學也相如枚臯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
之略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
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薦賢者多受賞魯史有之矣魏晉
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之賞久已
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況今之所舉非徒古者知之審取其
必達取其必富貴如已死生死不變之為誠明也薦其為將也
覆軍擒帥代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其為相也富國安人來諸
侯之朝成王霸之業然後以為得今之舉也士為筮仕結綬之
薦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

其賢矣昔孔文舉保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臯陶稷契之
才漢后委而棄之竟不能知其道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之有
宰相業武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有中興之功文舉之薦
禰衡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而用其豈繫吾道之廢與
豈繫歷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則如彼騏驥伏櫪
安能千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用耳士
之於世不可期於一人之知己者苟有知者甘心死節上且不
疑况復昇榮顯之中行心膏之事安人之安而存隋之利而有
之利天下者以利己之厚者也利百姓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
子之人豈不利其身哉為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不易
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為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海
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况中庸之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

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者與之共食况尋常人哉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盖遺賢之歎也又曰東帛弋弋責子立園盖求之於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既不廢於朝夕所薦不所用非賢將難以至於理當在神明上賞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緣之路漸將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貢士論

前人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材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為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避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於斯為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節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為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為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有狀國鄉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辨雄壯否由已昇沉在心群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為難動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會沉誠重約朱門甲第休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聞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

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鋌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無言衆
必謂之長者發必中病時皆目之免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
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
胃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爭其道者抱文
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為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朝
廷無策問之科有司望疑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辭賦皆取能
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曰一作抱憤之人汨沒塵土天九
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遍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為
上賤其隻數以甲乙為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
其傳粉燻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
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為竊願明君賢臣悉
以同力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修為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

實如風免墜失取士之道

塞素論

堯舜興於畎畝之中以仁義而得天下曾顏非諸侯之祚以
得行而居儒道之首以顏曾比之於天子天子喜之以桀紂比
之於匹夫匹夫怒之豈在其貴賤之位哉為仁義一日則為君
子不為仁義一日則為小人豈在世載相襲冠裳相承吁哉蒲
輪不往諸侯之家束帛不在闕庭之下皆巖穴隱逸人行仁抱
義之子化之於鄉里聞之於郡國達之朝廷然後求之豈在卿
大夫之子哉諸侯鄉飲之禮故年尚齒使少年知禮老者獲養
脩長幼之道也夫子太學父事三老弟兄五更教人以孝教人
以悌興教化之本也文不以爵祿為差也况不素對策名聞於天
下者有之矣徒走以取公卿者有之美鄭康成捨胥吏之役歸為

儒者黃叔度牛醫之子以德行聞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若草芥曾不以為之伍寒賤之子能以道德自尊文藝自將見之若敬大臣避之若逢犖獸又不自審之所致也堯舜他人也猶將比肩其道流品何人也余何人也曾不自敬其身故且朝為匹夫暮為鄉相者有之矣朝為諸侯暮為餒鬼者有之矣道之用捨在於我而已是玉之美者不產於廊廟之下為瑚璉之器材之美者不出於里閭之內為棟梁之用是之美者非貴冑之子而登卿相之位况投竿而為王者師挽車而為天子相豈白屋之士可自遺之哉

銓衡論

王者列官分職以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慎擇為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於是豈稱其本自周室以司馬宗

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郎吏下至丞簿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勳代授任四方奏薦加黜伸書易名取姓其為猥詐不可勝紀以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秩至卑理道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尚書至郎吏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黠黠說譎必出於是視其官屬如弄嬰兒若啗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若皆舐筆署名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為善久廢其事為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於詰其陰緒循其資歷黜其昇遷求其殿狃豈有問其為政之本為理之道至若試以章判拘以棘園鬻文之徒徧得其便乞憐之子略無愧容大為笑端不可以取亦居清官苦罷無資財考秩既滌然後送堂時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鹿殍死者衆胥吏賄賂之交也填咽街巷

于耳清資剝邑必有主者朝列一作夕之中以藥為之某官若干萬錢某邑若干束絹公然大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未之能豈復為政為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凋弊連逃林藪竄伏荏苒小者掠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蠄起以至於阡危宗社夫衆庶非樂於遠父母棄妻子之疑為盜賊甘心於白刃之下生業既亡飢寒是逼遂陷於此皆為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為急

不招士論

史記以衛青為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言自魏其武安招至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為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之夫諸貢士者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削比之制則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

魏其武安之厚賓容非有賢智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為能以權傾州縣為重如是則天子安不切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辛夷吾子安任子產如有益於國濟於時豈天子之能罪哉其後武帝詔於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富金賈人多者皆應命賴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然罔審是非與士偶無別遂悉命其徒於末流中等田仁任安武帝與語大悅皆擢用之若武帝常切齒不當於青之門下選士也得田仁任安協於上意亦當罪青之門有人也武既不然而青以為切齒無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恠其金帛恐招致賢者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小功不稅論

小功不稅制於古行於今然古儒今儒終以為不可何也由不

為辨後所以惑也古人不可者曾子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
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說者云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
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之親問喪恒晚晚終無追服言不可
也今之不可者韓文公以為小功之親多而未疏又不比古圖
疑國分境狹今之遠者或數千里之外是愈無追小功者矣亦
不可也夫禮故於文武制於周公定於孔子此聖人貫萬行極
人情其為五服之差宜已謹矣彼曾子仁厚純篤之行已禮為
薄而私恠之爾禮所以文制云定者正為此也恐厚者過焉而
止之謂也恐薄者不及焉而限之謂也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
之弗除也曰弗忍恐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
之遂除之子路弗忍獲正於聖人而後無惑曾子欲稅小功是
亦弗忍不幸不獲正於聖人使惑者至于今弗解曰韓文公可

謂與曾子同志而未思於周公孔子者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程